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選明臣奏議卷八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炆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樞

校對官編修臣高棫生

謄錄監生臣朱一鳴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明臣奏議卷八

陳災異疏

弘治八年

馬文升

臣謹奏據湖廣布政使呈據長沙府申據善化二縣申
竊照本縣地方自弘治八年二月以來天雨不降高阜
去處未曾翻耕即今苦竹開花實如麥米楓樹生李實
黃連樹生黃瓜苦蕒菜開蓮花七日方纔凋謝備由轉
呈到臣會同巡按監察御史鄭惟恒議得凡物之生各

有常性今當地方旱沴之餘土木併興之際而山林園
圃草木多開異花生異實戾性之常厥妖甚異斯固微
臣失職之咎亦由民力難堪怨聲沸騰有以致之也除
洗心滌慮思過補愆及行都布按三司一體痛加修省
等因具奏抄出該本部備查近年以來天鳴地震星隕
如輪冰雹屢降天火時發夏霜隕禾等項災異厯攷傳
記以詳厥罰上請皇上修德以弭天意及要行兩京文
武羣臣各竭乃心殫乃力勤臣職以奉朝章修人事以

回天意期交盡乎修弭之道用少裨于宵旰之憂凡事
關乎治理聽條奏以舉行等因具題節該奉聖旨是弭
災之道在修人事事關朕身的當自舉行爾兩京文武
羣臣並各處鎮巡三司管官尤當痛加修省勉盡職務
共回天意毋事虛文欽此欽遵備此到臣除痛加修省
勉盡職務及本部合行事宜另行條奏外臣惟我太祖
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方知保天下在得民心故惓
惓以安養斯民為念立綱陳紀無一政而不在於養民

發政施仁無一事而不寓乎仁愛貪官污吏之害吾民者必重置于法豪宗巨族之殘吾民者必大治以罪列聖相承率遵是道所以百餘年來海內晏然災異少見民之感德浹于骨髓淪于肌膚也仰惟皇上嗣登寶位愛民之心實同乎舜禹仁民之念遠繼乎祖宗無一令之不善無一政之或乖夫何近年以來乃有前項各處奏報災異數者之中惟地震一事攷之前代固有震者未若今日連年震之不已而海內俱震草木之妖固不

能無未見今日並生一府又在同時此皆災異之甚者
且變不虛示必有其應由人事乖于下斯天變應于上
然而致此者固皆臣等不職所致實由賦重役繁小民
不得其所之所感召耳何以知之什一而稅古之常制
人之田畝十稅八九且宣德正統年間宗藩位少武職
未多江北布政司稅糧撥付邊方京倉上納者每石價
銀不過五六錢多係布絹之類來京糴買未嘗專要銀
兩而有司倉存收者俱收本色其運之數十之四五近

來宗藩位多武職太濫邊務方殷祿米去其大半小民之糧盡數改撥京邊二倉上納每糧一石少則用銀八九錢多則用銀一兩一二錢俱要煎掣淨銀豐年用糧八九石方得易銀一兩歉年則借取富室收後加倍償還間有空閒地土又被各王府及勢要之家占為莊田催租之人百般科害控訴無門往年京師倉庫錢糧易於上納通年使用之錢過於所納之數若至絲綿花絨闊布大絹一切物料交納尤難非輕攬頭小民不敢上

納所以在京米糧雖賤價值日增每一布政司該徵銀百萬餘兩而備用馬價擡柴夫役京班及司府州縣官柴薪卑隸驛遞馬驢船隻又該銀數十萬兩而買辦顏料織造段疋供用之物不在其數江南兌運京倉並各衙門糧米運至京師者每正糧一石亦該二石之上甚至三四石者今年如是明年亦如是歲歲如是無有了期桑棗鬻之已空而絲絹猶徵田畝賣之已盡而稅糧猶存逃亡人戶稅糧併於現在人戶代納收成已畢而

枵腹啼飢者比比皆是隆冬墮指而赤體號寒者處處皆然衣食不足罔知禮樂風俗日見其澆漓人心日滋其奸偽子詈其父習以成風弟毆其兄恬不為異究其所由社學久廢人不讀書以致如斯賦重民困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好逸惡勞人之常情古之帝王遂民所欲今天下之民河南者因黃河遷徙不常歲起人夫五六萬每夫費用盤纏銀一二兩逐年挑塞歲以為常近因河決張秋有妨運道欽命內外大臣往彼修築又起河

南山東人夫不下二十萬所費錢糧不可勝計皆出自
小民脂膏江南蘇松等府挑濬河道亦曾起人夫二十
萬即今南北直隸河南山東沿河沿江燒造官磚及湖
廣前後修葺吉興岐雍四王府該用人夫匠役不下五
十餘萬江西前後修葺益壽二王府今山東青州修葺
衡王府二布政司亦該用人夫數十萬先修者三年之
上尚猶未完後修者方纔興工先後用銀豈止數百萬
兩今兩廣用兵民之供運軍餉者又不知用夫幾何山

陝二西人民供給各邊糧料終歲勞苦尤甚他方及僉
派天下各王府校尉厨役齋郎禮生每當一名不數年
必致傾家蕩產且洪武年間封建諸王惟秦晉等十府
規模宏大壯麗將以攝服人心以固藩籬其餘諸王府
俱各差減蓋恐費民財而勞民力也永樂宣德年間亦
皆如是以後年間修葺各王府方纔寬大宏麗一府有
修葺二三次者北方府州城濶民稀圻毀軍民房屋不
致太多今江南府分多有依山順嶺傍河臨江城小人

稠自唐宋以來未曾封王軍民居住相傳數代生齒日繁今聞差去內外官員止照北方王府周圍牆垣大尺及起蓋軍校營房有將軍民房屋圯毀十之二三者甚有圯去四五分者斬山平地多傷風水軍民蕩析其居無所歸著告訴之言盈於道路嗟怨之聲徹於上穹如以做工人工夫暴露日久萬一積怨恐生他虞即令在京各項工程亦衆操軍連歲少休多有累及逃亡及在外司府州縣並各邊總兵等官非奉奏准明文擅動軍民

修葺不急衙門非禮祠廟及耕種自己田土做造私已
器皿者亦多裏河一帶直抵南京平昔俱有聽撥拽送
馬快船隻等項人夫近因三次親王之國豫備接應人
夫又不下數十萬萬聽候日久餘食不足尤為困苦役
繁民困未有甚於近歲者也賦重役繁二者併行則民
力豈有不困民財豈有不竭欲望遂其生養豈可得乎
民既流離困苦不得其養則上天生物之心有未遂矣
人君子民之責有未盡矣災異之來未必不由於此賦

稅之重勢至於斯固不可已但價值亦當少減工役固
不可已緩急亦不可不節王府之修固不可不加宏麗
亦不可不計地之廣狹而斟酌損益此等事情關繫甚
大若不早為處置誠恐年復一年上恬下嬉災異之示
或不可弭而意外之虞難保必無合無通行各處鎮守
巡撫總兵并都布按三司官員今後各要上思朝廷委
任之重仰體皇上恤民之仁邊倉糧價斟酌定奪比前
量減銀數而各邊管糧官亦不可多收及行仰所屬凡

遇分派夏秋稅糧之時將京邊二倉糧料先儘上戶次及中戶起運下等人戶俱作存收或折納濶布嚴禁里書人等不許挪移作弊致有不均其徵收之時亦要酌量緩急豫定期限陸續設法催納不許要譽逞能嚴刑峻法逼民逃竄其桑棗有遭荒歲砍伐已盡者亦要申明祖宗舊制著令照丁栽種務實效以復民之恒產其提調學校官員亦要修舉社學之規慎選教讀之人各里凡民子弟俱要入學誦讀孝經小學並御製大誥俾

知孝弟之道法度之嚴以復民之常性巡撫官尤宜振肅紀綱倡率所屬凡利之所興弊所當革可以養民之生者一一舉行貪官在所當去汙吏在所當黜可以蘇民之困者悉要振作視民如己之子節財如己之肉使民無啼饑號寒之苦得遂仰事俯育之天如有盜賊生發小則設法撫捕大則調軍勦滅毋致滋蔓貽患地方其於委任斯無所負其大小衙門若有應合修造工程事干動支錢糧起倩人夫數多者務要奏奉明文次第

合應修葺小小工程亦要申稟巡撫等官示下方許修造其餘一切不急之務一毫不許擅科一夫不許擅役及行各邊鎮守分守等官除修邊外不許擅撥操軍修理一應淫祠私宅公館等項並耕種田土做造器皿重勞士卒廢弛武備如有故違通許巡按御史指實具奏提問如律上請定奪情重者文職照坐視民患事例降調叙用武職照私役軍人事例降級發落通行京通二倉內府各庫局內外提督巡視等官並各邊監督官員

各要嚴加禁約官攢庫斗人等不許刁難納戶捐勒財
物仍乞勅工部轉行湖廣江西先次差去修蓋各王府
內外官員如果工程未完作急修蓋完備若是已完即
便回家不許在彼遷延虛費供給有傷民財仍乞敕三
道分投齎付今次差去湖廣江西山東修蓋各王府內
外官員及請敕彼處鎮守太監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
公同相度今次所修王府各府城內地方有無空濶如
果城濶人稀其周圍牆垣大尺並宮殿衙門一應房屋

照式起造分毫不可有減若是城狹人密別無空地周圍牆垣不必拘於北方王府周圍丈尺徒使府內空地太多以後致令起蓋離宮別殿臺榭遊玩去處致惹事端有違祖訓且使軍民嗟怨其合用木植等料必令匠作斟酌相度而用不許因爭小忿將長材故意截短勞民重買有稽工程其督工官亦要撫恤人夫時其飲食不可太急及索要財物若牆垣宮殿基址大工修築已就將原起人夫或分班做工或踈放一半不許盡數拘

留致生疾病因而死亡有傷和氣內外官員仍每半年一次具奏要見造完工程若干用過物料若干現在做工人夫若干不許似前遷延歲月久勞民力工部仍查內外節年修葺派出料物若干工程已完未曾送納者即係多餘之數准作後來應用不必再派有司寬其一分則民受一分之惠若然民雖不能盡遂休養亦可少蘇困弊一二前項事情國家安危所係伏望皇上覽臣所言如果有益生民有裨治道斷自宸衷俯賜施行更

乞益遵祖宗之訓益篤愛民之仁節財用省造作以培植邦本崇正學抑邪術以端澄聖心庶幾天意可回災異可弭而國家萬萬年無彊之基業實在於是矣臣干冒天威不勝戰慄恐懼惓惓為國為民之至 疏入得旨該衙門看了來說

修飭武備疏

弘治八年

馬文升

臣竊惟天下之安危係武備之修否或備修則四夷知懼盜賊斂跡而天下安否則四夷恣橫奸雄窺視而天

下危矣李唐之末武備廢弛終致藩鎮之亂趙宋之季
兵馬衰弱卒有金元之厄載在史冊昭然可攷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綏太平
雖當投戈息馬之期未忘練武防邊之念故私役一軍
者有重罰私借一馬者有禁例凡有興造竟不勞軍三
十餘年四夷賓服海內晏然迨我太宗文皇帝嗣承大
業遷都北平密邇邊塞其於武備尤為注意彼時精兵
數十萬健馬數萬匹親閱教練無少怠忽故出塞千里

部落遠遁威武之振前代罕及自宣德年間以後老將宿兵消亡過半武備漸不如初至正統年間天下無事民不知兵而武備尤廢所以十四年有土木之厄至今雖恥未雪邇來軍士消耗十去四五雖嘗差官前去清理亦多虛應故事終不能充足原數矧京衛軍士內府各衙門匠役占去數萬之上現在者不滿七八萬江南之兵大半運糧其餘多在沿海備倭江北之兵亦有運糧之數其餘俱各來京操備而陝西山西之兵亦多戍

守各邊所以腹裏衛所城池空虛無軍防守一遇小寇多不能支往年京師之兵俱在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操練後因征調一時不能齊足所以設立團營常有精兵十二萬分為十二營不許別項差役專一畜養銳氣遇有征進就便啓行此外天下再無兵馬可調重加優恤尚以為遲近年以來多撥做工每占一二萬之上其工有至二三年不完者每名雇工等項月用銀一兩一二錢行糧糶賣不得食用負累疲弊率多逃亡現在者

強弱相半在京軍士疲困未有甚於此時者也且武備之修固在乎軍尤藉乎馬洪武永樂年間京衛於空野官地置立牧馬草場而在京各營草場不下數千餘頃夏秋之間足堪牧放春冬又全支料草以備餵飼所以馬皆肥壯堪以調用即今京營牧馬草場俱被勢要之家或親王占為己有亦有被軍民開耕占種者凡遇馬匹下場牧放無處存住未及一二月即挪往西山一帶四散趁牧中間多有潛回原衛之數一時調用猝不能

齊秋冬雖支料豆一石軍士艱難多有豫賣與人況六個月止闕草二個月每月止折與銀二錢通不穀一月支用且人無食必死馬無草必斃天下糧儲以供京軍天下草束以供戰馬二者缺一不可今軍俱支糧馬不支草夏秋既無草場牧放冬季又無草束餵飼軍士艱難無力辦草欲馬之不死實難所以團營馬匹常死二萬之上雖有朋合椿頭銀兩亦不能買補十分之二現操馬雖有三萬餘匹中間老病不堪騎操者亦多戰馬

消耗莫有甚於此時者也且克敵制勝固在乎士馬精
強尤在甲兵之堅利近年在京盔甲廠所造軍器每見
守衛軍人披帶盔甲其甲中不掩心下不遮臍葉多不
堅袖長壓肩全不合式盔尤太重即今京衛軍士常操
弓矢多係自置弓力不過一二斗矢長不過七八把平
昔尚不能射遠加以披甲在身手不能舉新闕之弓豈
能開射縱射不過數十步而止其刀尤短小亦無鋒刃
別無長兵可以禦敵雖有神槍習亦未精凡遇大敵率

多敗北天下衛所成造軍器除沿邊宣府大同遼東寧夏甘涼陝西山西四川雲南兩廣外其餘浙江福建江西河南山東南北直隸衛所軍器料價多被管局官員侵欺入已間有成造者徒費物料多不堪用一遇查盤大半損壞挪移搪塞有名無實況去歲內府戊字庫軍器被火燒燬數多現在者不知幾何兵器不精亦莫有甚於此時者也且軍馬充足甲兵堅利若將不得人亦難制勝方今將官除京營總兵俱蒙朝廷簡命外其餘

各邊將官雖有曾經戰陣謀勇兼資操持可取善撫士卒者但中間多有貪利為害年老有疾而士論不歸者本部已奏行天下該大小衙門官員各舉將材以備任用近有舉到之數亦不過常流求其堪任大將者甚少大抵多係膏粱子弟罔肯習學韜畧操演弓馬一聞推舉多尚奔競及至臨時莫展寸籌恐出眾奇才或混在行伍潛伏草野亦未可知將不得人亦莫有甚於此時者也夫使車馬甲兵充足將官得人若操練無方兵無

節制又何以成克敵之功哉今京營教場操練軍士射箭舞牌之日多走陣下營之日少所以坐作進退之不知攻殺擊利之不熟至於馬匹猶未操演蓋四月下場十月赴營未久天寒即為住操所以馬多生拗臨敵之時欲北而南欲東而西求如敵騎之嫻熟蓋亦霄壤之不侔操練未精亦莫有甚於此時者也且國家所恃以安者惟在車馬精強甲兵堅利將官得人數者而已今既如此謂之內治之修誠未之信況天鳴地震連年不

已草木妖孽歲時迭見象不虛示必有其應禍福安危
相為倚伏近日北敵近邊遞送番書要來進貢中間詞
語驕倨必以三千人俱入不要減去一人似有起釁之
意既而俱各遁去不露形迹且北敵之性小盛則掠大
盛則侵今既不來進貢又不侵掠安知其不示我以弱
而緩我邊備以潛蓄大舉入寇之謀乘隙而動乎夫京
師以大同宣府為藩籬大同宣府至京師不過數日之
程邊牆之外即非我土至若密雲薊州尤為密邇本邊

軍馬雖強然亦分守各路兵分勢寡倘有大舉入寇全
藉京兵以為應援若不早為修飭誠恐有誤國家大事
伏望皇上處常思變居安慮危念京師軍馬乃朝廷自
將之兵居重馭輕防奸禦侮所係甚重今後凡有興造
各該衙門官員不許奏討團營軍士做工敢有故違許
科道官指實劾奏置之於法更乞天語丁寧著為定例
其坐營把總等官務要曲加撫恤不許擅役科害敢有
不遵事發照依內外提督大臣欽奉敕諭內事理發落

其三大營做工官軍各該管工內外官員亦要督令作急修完不許似前遷延因而私後賣放以致軍士受害往往逃亡其團營仍查照弘治二年該司禮監太監韋泰同臣等選軍之後奏准事例每營再行揀選十分精銳馬軍步軍各二千員名以為上等之兵遇警動調挨營前去免致又行挑選遷延數日不得起行有誤應援其逃故之數本部仍通行各該清軍官員用心清理如不及數攷滿之日不許陞用庶兵有所養勇於赴敵而

逃亡亦少矣仍望皇上念戰馬為國家所重草場乃戰馬所資乞降敕齎付現差清查京衛牧馬草場給事中御史等官並五軍三千神機營各選差年老知識草場所在官一員隨同給事中等官前去將永樂年間原撥各營牧馬草場拘集地鄰人等從公取勘四至明白就為丈量每營原該地若干頃內已耕種地若干長草堪以牧馬地若干已耕者要見何人管業係親王管業者另撥無礙地土補還退出草場牧馬其餘不分內外勢

要官員俱要退出若係軍民私自耕種者取問如律丈量之後四至埋立封堆仍於各該教場官廳內豎立石碣將四至鐫刻在上永為查照自後再不許一人奏討如有故違許科道劾奏治罪今後馬軍敢有將該支料豆豫賣與人及將官馬雇與人騎坐者事發俱於教場門下枷號半月滿日仍送法司問罪與雇馬之人照例罰馬一匹親管官員若有侵欺料豆一二石者照常例發落五石以上及擅撥馬五匹與人騎坐者事發降一

級料豆至十石馬至十匹以上者降二級仍調外衛帶俸差操其軍民職官人等若有私買軍士料豆下倉關支至二十石以上者事發俱發邊衛充軍更乞敕戶部將京營馬匹春冬六月支與草束三個月一月本色草束二月折色銀兩每名月支與三錢尤望皇上以兵器為士卒衛身克敵所資乞敕工部通查內府各庫現收軍器共有若干遇警有無發用是否堅固如有不足乞敕內府兵仗局成造精緻盔甲腰刀斬馬刀長牌弓袋

各二十頂副把面工部差官送去浙江福建江西河南
山東南北直隸巡撫官處無巡撫者送鎮守巡按官處
交收各將所屬衛所並有司該辦軍器物料徵收一二
年之數或現收在官並拖欠未完查追完備於本布政
司收貯直隸俱於各府收貯布政司去處委三司堂上
官江北直隸俱於淮安府江南直隸俱於蘇州並太平
府北直隸於真定永平二府就委各府知府並各衛營
局官員提調却將各衛所局匠通取到於布政司並前

定府分軍器局內免造長槍四根折造斬馬刀二把團
牌改造長牌照依發去式樣併工成造其弓箭俱照宣
德正統年間弓要絲綿寸扎外用堅漆甲面俱用厚密
青白綿布釘甲俱用火漆小釘若有作造不如法者三
司並各府衛委官照依織造段尺事例叅問降級發落
若已造完陸續送京工部會同本部官看驗總送內府
各庫收貯專備從調官軍領用以後前項司府每二年
俱照此例攢局成造一體運送赴京照前看驗交收庶

軍器可用不致有誤本部仍通行內外各衙門大小文武並科道官及天下鎮守巡撫巡按三司並府州縣等官各查照本部先今事理但有習熟韜畧弓馬絕倫或有出衆奇才堪為將官者不分行伍士卒或草野之人俱聽舉用有司以禮起送赴部本部通將節次所舉未用將材並原係將官後因緣事不係失機革去職任者會同五府各部都察院布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官逐一評議某人可任主將某人可任副將某人可任參

將某人可任守備某人可任方面具名奏聞挨次斟酌
推用舉到奇材另行會官考試照武舉事例具奏擢用
其舉到將材若有奔競請託者終身不錄各官亦要用
心訪察務得實材不許一概濫舉有孤朝廷廣求將材
盛意庶將官得人奇材不致遺棄更乞敕團營提督內
外大臣今後凡遇春秋三九月常操之期早為具奏行
令欽天監選擇吉日務在十五以裏不許過期其操習
規矩遵依洪武永樂年間操法五日之內走陣下營二

日演習武藝三日軍中號令全在旗幟金鼓其執旗掌
金鼓之人務選年力精壯耳目聰明者造冊在官不許
頻換教演之日務令軍士目識旗幟耳聽金鼓令其旗
東則東旗西則西隨其所指千隊如一鼓動則行金鳴
則止行止合節萬軍無錯至若斬馬長刀摧鋒破敵全
藉此器京營原無教師合無行移陝西鎮巡官於在城
操軍內揀選十分諳曉馬步刀法者二十四名應付口
糧脚力差官管送來京於十二營每營撥與二名於各

千原習大刀軍人內選出三五名令其習學待其通曉其法却令專教本千軍士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千自然習熟原取陝西軍人俱各放回仍查本營操軍除神槍刀牌外其弓箭手共若干員名於內府該庫收貯各處布政司運到歲造官弓內每名給與一張各隨力之強弱以揀弓之硬軟務要逐日開弓演習日久自射能及遠而堅甲可透敵人知懼不敢輕衝其馬匹尤要加意操習使馳逐合度不致生拗鞍轡之類俱要堅

固整齊庶便於馳驟夫數者之中將得其人為要若兵馬精勇軍器堅利而又將得其人再加以倉廩充實雖有外侮不足慮矣臣等職掌兵政因北敵窺伺武備未修日夜憂惶寢食弗寧故敢冒昧上陳伏望聖明留意俯賜施行宗社生靈幸甚 疏入帝不納

請視朝疏

弘治十年

徐溥

臣伏覩陛下臨御之初講學修德敬天勤民無所不至天下之人皆以為堯舜之治可指日而俟也近年以來

視朝甚遲或日高數丈殊非美事臣等已嘗屢言不敢
瀆論內閣奏事舊制每日二次若有緊急事情不拘時
奏聞今止一次遂以為常批答之出動經累日各衙門
題奏本章或稽留一月或竟不發出事致壅滯不得即
行且本朝列聖自洪武以至天順年時常面召儒臣咨
議政事今朝參之外不能一望天顏所以通達下情者
惟在章奏又不以時斷決其於政體實為有礙至於經
筵日講所以明義理是非之端陳古今治亂之迹成就

君德裨益治道惟在於此今每歲進講不過數日去年春夏日講止得三次秋冬經筵止得一次較之初政似有不同臣竊聞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於此必繫於彼正士既踈則邪說得以乘間而入向來頗聞有以修齋設醮燒丹煉藥之說進者夫齋醮之事乃異端惑世求利之術聖主之所必禁宋徽宗崇信道流科儀符錄一時最盛及金兵圍城方士郭京猶誑稱作法卒使乘輿播遷社稷失守求福未得反以召禍今內庭禁地修

建不時賞賚無算黜退道官復陞真人賜以玉帶恩寵服色過於公卿遠近傳聞無不駭異至若燒煉之事其害尤慘蓋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肝腑為禍百端唐憲宗藥發致疾遂殞其身雖杖殺柳泌何救於事惟漢武帝始雖迷惑終知悔悟謂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於是文成五利之徒相繼誅死故雖海內虛耗亦以壽終今龍虎山上清宮神樂觀祖師殿及內府菑經殿皆焚燬無遺神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偽亦已甚明況

依方而煉計日而待所成者何丹所驗者何藥如其無效則聖明所照亦可以洞悟矣若親儒臣明政道行善政自足以感召嘉祥培益聖壽永享和平之福何假於彼異端之說者或且自古奸臣佞人蠱惑君心以自肆其欲者必以太平無事為言禍患一來悔之何及唐相李絳有言憂先於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於事今承平日久溺於宴安自目前觀之似乎無事然工役繁興科派重疊財穀耗竭兵馬罷敝生民困窮日甚一日

愁歎之聲上干和氣熒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木妖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月將然之患誠為可憂陛下深居九重言路之官皆畏罪隱默臣等若復不言誰肯為陛下言者伏願陛下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期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奸佞之人斥誣罔之說則聖德日新聖政日理億萬年太平之業可保無虞矣 疏入 帝從之

論罷興作疏

弘治十年

周璽

題為罷興作以隆治道事竊惟為治之道莫大於得民心得民心之道莫大於恤民力蓋民者國之本也或重役以窮民力則其本傷矣本既傷而欲國之治未之有也故春秋凡一宮室門觀之作必謹而書之其重民力如此仰惟陛下即位之初勵精圖治愛養斯民詔諭天下有司一夫不許擅役一錢不許擅科天下之人皆曰不圖今日復見堯舜之君夫何近年以來興作之事連年相繼府庫之財費出無經民困於科派而流亡過半

軍苦於力役而逃竄恒多財耗力竭人不堪命臣心知其非而緘默畏死不惟負陛下委任諫官之盛心抑且負祖宗設立諫官之本意也故敢昧死言之昔唐虞土階茅茨不害於變之風夏禹卑宮陋室不損敏德之化漢文帝惜十家之產基址既成而一臺不築遂成富庶之休唐太宗鑒秦隋之弊財用既具而一殿不為遂成貞觀之治是皆載之史冊昭然可攷願陛下察之往者壽寧侯宅第之營數年未得休息今歲毓秀亭之建此

時正當勞費近日又差官前去河間府興濟縣地方修蓋房屋廟宇陛下仁同天地明並日月安忍作無益以害有益哉且京師腹心元氣也河間數府其肢體也若土木一興則數府動搖人心嗟怨肢體傷矣肢體既傷而腹心元氣寧保其無恙乎方今北庭入貢遠人慕義來王之時正當詰戎兵修政教使知我朝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以警服邊方窺伺之心可也今土木之工興作無厭軍民之力疲敝不勝彼將覘我中國之虛而萌

覬覦之念矣況近日四方有災異之陳京師有陰霾之變薰以鳳陽地方流賊作耗正陛下敬天勤民恐懼修省之時也伏望皇上憫斯民之苦罷不急之務仍於萬幾之暇日御經筵留心經史親近元老講求治道則聖心湛然百職惟熙而太平至治之效可以並唐虞超三代陋漢唐於下風矣臣叨居言路輒敢上瀆言出而禍隨臣非不知也萬一微言得入天意少回罷止興作以省無益之費導迎善氣以迓無彊之休臣雖碎首殞身

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疏入帝從之

論重名罷疏

弘治十年

周璽

題為抑奔競以重名器事邇者清寧宮因災重建告厥成功內官監以其趨事之人開坐上請欽蒙陞職有差營繕司郎中李堂特陞京職二級命下之日物議沸騰咸謂陛下爵賞過當名器太輕往歲傳奉止於冗職近日內降漸及正途國事日非公道攸廢臣以菲材待罪

言路苟有所見義不容默竊照郎中李堂猥以凡庸叨
中甲科濫膺部屬服色俸級亦極寵榮固宜竭忠輸忱
盡心圖報若管理修造職分當然縱有催趲物料之功
亦皆尋常易為之事今辦理未及一年輒陞京職二級
名器之濫不宜如此彼工匠醫卜無階而入者官冗職
濫固不足言至若李堂出身正途乃夤緣陞職甘同工
匠之流誦事權豪無異乞憐之狗陛下明並日月洞燭
奸邪若不痛加裁抑臣恐本部尚書徐貫見伊部屬尚

亦超遷必將藉口夤緣希望殊典況本官奔競素著曾經彈劾臣愚所以逆料而過慮之者為此故也噫在朝之臣無正途無雜流無小大奔競成風恬不為怪興言及此實切寒心昔賈誼曰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非人類也今欲禮義修明風俗敦厚惟在陛下端本澄源慎重名器一轉移之間耳臣聞先年修葺太廟工完禮科等衙門給事中等官王綸等止蒙給賞未曾陞職正與今日修葺清寧宮事體相

同伏望皇上斷自宸衷收回成命將李堂照例給賞罷
其陞職以杜愼邪奔競之門以絕徐貫將來意外之望
將見奸邪之膽自落廉恥之風日盛實宗社億萬年無
彊之休也愚臣妄議罪當萬死倘蒙陛下矜察則螻蟻
微軀亦何足惜 疏入帝從之



御選明臣奏議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選明臣奏議卷十九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昊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高棫生

謄錄監生臣楊鯤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明臣奏議卷九

應詔陳言疏

弘治十一年

何孟春

臣聞范睢獻秦王書曰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于書其
淺者不足言也宋蘇軾曰臣試論其小者而大者將有
待而後言也夫言係乎事事視乎時時之所急雖小而
非泛言非時之所急君子不以溷其君乃者清寧宮災
陛下夙夜祇畏救天之戒特詔廷臣痛加修省凡有所

見許其直言浹月之間囊封投匭延頸企踵俟報可而所見施行未盡遂言者之所望其所言者皆非時所急耶當世之務入于弊者多矣臣敢先以果聽斷公委任為陛下陳焉而始及之前日宦官李廣未死陛下于聽斷委任不無假借今廣身死罪露宵旰之間聽斷果矣朝廷之上委任公矣臣猶以為言者蓋欲陛下即已往以戒將來也人君御煩治廣苟聽斷不果意緒紊于遲迴藻鑑昏于私繫則政出多門命從中降而紀綱不

立爵非士其罪非衆棄而賞罰不明前之所是著為律
後之所是疏為令而號令不一史稱漢宣神雀五鳳之
治吏稱民安由其信實必罰聽斷惟精以得之也元帝
嗣阼權入恭顯之手而宣業遂衰由其優游不斷牽制
文義以失之也近者陛下于各衙門所奏事宜或不即
出出則有非原所議擬者中間豈無有奔走倖門交結
近侍以相引救者乎躁者望速化戾者覲苟免私者願
獨利左右之人惟利是嗜惟黨是親所偏好則曲為掩

覆所偏惡則橫肆擠排是以人言籍籍謂某人某陰為之地某事某陰為之間如都御史王越以傳奉見斥及推西路總制乃閱數人而用越其間得無有譽越于陛下者乎給事中王綸奉詔補外乃踰年而後得參議其先得無有毀綸者乎甘肅守臣請封哈密兵部具題欲無差官陛下不允所奏及擬人以上閱一月而又准不差官夫前欲差官者陛下之意久而不差必所差之人有非陛下意所欲者庸知左右不有欲差其所厚者矣

僥倖功名因無陛下之命而遂致中止乎陛下英睿邁古不應左右能預末議惟遇事稍涉遲緩故或有如李廣者得進言也近年各官所上封事多有久留中者彼所言不干廟廊則觸權貴鰓鰓然常恐彼禍而陛下輒復留中使彼不得請命徘徊鬱塞叩天無路何也夫事之可與不可行與不行兩言而決耳陛下豈欲留陳斧宸時省覽耶抑欲保全言者以滅謗耶又或其言謬悠無可採耶計彼之敢于上聞傾瀝肝膽熟思審計非以

為已謀也以為已謀小加譴黜大正典刑可也非為已
謀則于國家之慮縱有不熟思審計者陛下亦當節短
取長未可漫無別白使為左右者得以成其曖昧之禍
而誣風節之士也陛下始意圖治求言甚切先朝以言
被黜之人如林俊輩無不起用而御史彭程胡獻以言
事罷斥給事中胡易猶在禁獄臣恐非陛下求言始意
也伏乞速賜矜憫以釋論者之疑昔唐太宗問魏徵比
來政治徵對曰陛下貞觀初導人使諫見諫者悅而從

之比年勉強受諫而不平也微之對不及政治而政治
之進退實決于此臣願陛下一審察焉得頌不如得箴
得唯唯不如得諤諤得所可悅不如得所可警人情不
甚相遠彼顧欲噓死灰以自焚啖野葛而自毒耶白璧
不可為容容多後福有能奮然不顧盡其言于天子者
蓋素有風節之士不多得也而言脫其口咎攻其身怨
種于前患生于後彼非失心遺死生之人則誰肯更言
者將來流弊人且浮沉自營心口相戒甘苟玩以誇太

平執文具以為觀美務因循而長偷慢樂軟熟而憎剴切隨時好尚以固寵榮雷同是非以便附會臣不職此于盛世安所取乎臣所以願陛下之聽斷果也天下大器也措諸安地則安措諸危地則危然舉而措之一人之力不能濟故必借其力于下而使下咸與其力然君子與力則安小人與力則危故力不可又輕借也易師之六五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謂君子用事而使小人參之之過也參朮以補苴黃泄之不可以為醫繩墨以

引斧斤背之不可以為器甘滑以進苦澁雜之不可以
為味理必然者陛下今所委任不為乏人然上下情隔
忠誠未孚動遭掣肘貂璫乘之然運潛持陰邪之徑貨
利之闕日闕日廣爭馳捷出人才雜揉吏事滋蠹陛下
且不知其底止矣然其致此則固有由也古之君臣相
與以圖天下之治都俞吁咈談燕一堂推置心腹洞徹
表裏纖芥之嫌不萌其間是以其臣知無不言言無不
盡出其身為天下營各執其職而始終無所避忌而其

君所為而成所欲而遂陛下能如此乎臣生長外郡見
郡守所屬來謁必門卒為通無不賂門卒者所上簿書
必付房吏看詳所屬恐其尋隙無不賂房吏者門卒房
吏于守何親而得賈利而假權況乎人主之左右哉外
廷固不如內廷之近密也士大夫固不如宦官宮妾之
褻昵也前李廣未死陛下之政事彼得而撓人才用舍
彼得而議九重非時之旨諭彼亦可以時而假也羣臣
趨趨于外觀望風旨固李廣之不若也于是有苞苴其

門相與生盟死結者矣名位已盛欲其固基宦遊未達
欲其進級地在閑遠欲其招携跡涉孤危欲其倍植事
防註誤欲其回護衣冠清流豈直不知恥哉無以結知
于陛下故結知于陛下之左右也憂時之念奪于有我
之私徇國之誠不敵營身之計士風如此陛下可無挽
之歟近科道請按李廣贓簿以治交結者罪陛下但令
指名以上而卒置不究科道所指之人得于所聞縱未
皆實陛下亦當黜一二之尤者矣警後來也令陛下用

意過厚殆謂彼附李廣由廣有寵廣死彼將自罷何足深責以敗士類陛下于此可謂惜大體矣臣以為陛下果有此意莫若自今以後公于委任自古願治之君無不詳責于臣下而攷其政詳責于臣下故賢否不能隱攷其政故是非不敢私其所以使之不能隱不敢私者非用智術以伺察猜防也恭惟我祖宗在位優接臣下罔有間隔早朝奏事未畢每于晚朝盡之遇有機務輒駕御左順門召六部大臣與之商榷然後施行今陛下

視朝稀闕通政司引奏之外德音不可復聞天下事一切徵諸尺牘臣惟臣下之告君見于疏奏不如見于對陳之為切益疏奏者剴切言之而不足對陳者從容出之而有餘疏奏者堂廉高遠或蔽于讒邪對陳者公論具存無憂于扞格今羣臣有得更番需次對陳于陛下者乎是以賢否是非左右得以調停消息而陛下無由知之將何以詳責于臣下而攷其政哉臣願陛下明目達聰兼聽博采日與內閣講論當世之務大小內外一

一付部詳議既得畫一則斷而行之不以小恩廢大義
不以私憾枉公法不以舊習妨新政不迷于兩可之辭
不沮于交關之口如此而行不當者少矣其不勝任之
人科道劾之而彼非被空文陛下斥之而彼更無遺憾
豈復肯以賂結左右而取罪哉士大夫之氣既作宦官
宮妾之勢自不得行臣所以願陛下之委任公也若夫
時政之入于弊者請別白而終言之其一曰臣聞郡守
縣令民之師帥縣得人則百里受其賜郡得人則千里

蒙其庇或非其人則百里十里攫其害聖君在上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一不獲其所猶為不可況千里百里之生靈可寄之于匪人乎臣觀今之為陛下守令者有非其人者矣狼羊相牧禽犢是資闡茸齷齪所在皆是陛下之名有不獲其所者矣筋骨疲于鞭扑肌膚刮于鉗刀終歲瘡痍痛定復痛知治體者能無怵然古者郡守入相郎官出宰守令之職甚不輕也今之為知府者皆四品廷臣累日積久而後至宜少不才者府佐及知州

知縣佐貳等官則進士出身者十三四監生吏員出身者十六七而世之所重在進士其攷課之法旌異之典獨詳至監生吏員出身者不才者恕于攷課才者略于旌異此其弊也論者曰進士年少氣銳州縣職非彼所止彼能自不安故愛小成而多舉職旌異之典宜先焉監生吏員出身者大率志氣銷蝕精力疲憊無有幹局貪利而昧事相沿成風若攷課弗恕十人而九皆坐可黜之列無以酬其燈火棲遲之望塵埃奔走之勞矣其

間有鐵中錚錚者雖間被上司旌異部議又以此非進士無所事旌異也臣以為不然趙禹之才出于佐史龔勝之賢發于郡吏黃霸丙吉薛宣非漢名相乎嘗為卒史為獄吏為書佐矣人才何常之有作之則振擢之則靡進之則前退之則卻所賴上之人執其機耳天下善人少不善人多號名進士者亦有不才者矣況今郡縣之官不皆進士監生吏員出身者常居大半而上復無以為作之進之機采名不采實惟其出身為之拘而不

較其才使監生吏員出身者才者無以見其能而不才者遂無顧藉曰我非進士比空自苦何為于是受賂營私不復以承流宣化為事上司空則厚奉迎以寬指摘飾玩好以市姑息幸不失官則以歲月廣為子孫之地是監生吏員出身者無勸于前無懲于後幾何其不率天下而為不才之歸也天下之名又何辜焉祖宗時其取人也廣其察之也核待之也均凡諸途出身之人皆數人外乃少可旌異者此攷課不嚴之弊也臣愚欲令

撫按以及分巡官凡遇所屬府州縣掌倖官員有政績
超卓者遞行覈實奏聞旌異不以其出身之異而偏
低昂之衡不廢乎資格之循而無形迹之沉進士出
身者將益有所激發監生吏員出身者亦將不肯自
棄矣至於攷課之道古今有二一察其守一視其為
守以廉為以能而課牧民之官者又以得民心為本
世有廉者未必能有能者未必得民心而民愛之者
非有噢咻撫循之政而無歎息愁怨之聲不能也臣

故以得民心為攷課府州縣官之最郡縣官之有廉者
有能者有得民之愛者該部既按實以擢用之又每歲
取其廉且能而民愛之者一人奏為高第如漢故事
陛下特降璽書獎諭以風天下使為守令者知愛民
是尚而循良之歸民將受賜於無窮矣其二曰臣聞
國初未嘗有巡撫宣德間始設於南直隸河南山陝
今則除浙江福建外悉有常置秩皆都御史邊方領制
置之權腹裏兼轉運之職手持敕旨以便宣行事三

司屬其管轄數郡係以慘舒是固不可不謹擇而久
任之也臣見吏部推各處巡撫腹裏則會戶部邊方
則會兵部審酌已定而後請上親擇何謹如之然其
受任往往不久人方與地宜而地莫能留地方得其
人而人莫與處功垂成而來者交籍事未集而謀者
已易其又不然者屬府未及按部下情未及體悉六
條未及舉刺庶務未及興革席不暇煖而座已非矣
今制歲差御史一員巡按各處若巡撫不久其任與

巡按無異何復用巡撫為哉昔宋司馬光有言古者各守一官終身不易今居官者三年數月輒以易去望職事之修功業之成不可得也臣謂陛下欲行久任之道又宜從巡撫始近例巡撫每年一次赴京議事然當議事之年多有以地方有事不可行者臣請限以腹裏三年邊方五年必須一次赴闕陛下親降德音詢問民瘼一示以優異一觀其底裏六部各奏其所行果有成績蕃錫而慰遣之其或不職科道指實而論之夫既擇

其人于先而又久其任于後于更互赴闕之際有增秩
賜金之褒有削官奪爵之辱則彼必思有益地方而無
負陛下矣其三曰臣聞古之明君必慎惜名器惜之故
人不易得而得者以為重後世爵祿混濫無復審擇童
蒙無知坐致人上視其名器無足為重上與之而謂其
法應與也下得之而謂上與我者乃我故物也如此上
之爵祿不足以為下勸矣此後世之任子識者所以致
議于其時歟我朝祖宗立法凡文職大臣必立朝既久

勲勞茂著者方降特恩錄其子孫一二以榮後裔近年
三品以上始概乞恩以子孫入監然亦有所裁節不至
如宋之任子使子任其孫孫又任其子也其武臣則不
然父死子繼無子同產兄弟繼之從兄弟亦繼之又廣
于任子之法蓋我太祖平定四海太宗肅靖內難武臣
摧鋒破敵九死一生惟其艱險故報之獨延長也今天
下衛所已定人滿于位而後來之官往往倍蓰什百不
論事之難易功之大小例得世襲其中乃有身不臨陣

徒以預參隨頭目之末而濫冒者彼所獲首級豈陣前
手刃之賊或由勢邀或出貨取或戮已死守臣皆與奏
報張皇功次雖經部議節行各邊禁約而弊端竟不少
哀今之新任有功之人要無祖宗時比者將不世襲之
歟則襲將士立功之心將世襲之歟則繼繼繩繩無有
限極具如後來之冗何臣惟文武之途有二食君之祿
實一世襲既優諸武矣則法律之繩于文武者豈容復
異今文職犯贓必罷職枉法滿貫必充軍而軍職所犯

該絞斬者止降級調衛該徒流者止原衛帶俸同罪議
罰甚覺不倫臣攷之于律軍官犯笞罪者收贖杖罪者
降調該罷職不叙者降充總所該徒流者發各衛充軍
皇祖制律未嘗不與罪文職者等而刑官乃特遵近年
條例近例又載搶奪奸盜敗倫傷化者俱發原籍為民
子孫承襲夫敗倫傷化者罪死而得為民已非懲惡之
典而其子孫即得承襲是其職特舉此付彼有為民之
名無罷職之實其罪不更輕于降調者之不得即替哉

或謂職乃其先人之功所得職亡于其身故即承襲于其子孫以報其先渥恩汪濊固應如是臣以今之世襲者不皆開國佐命之舊至于有罪又每從寬貸其原不清其流不節爵祿益濫如之何名器之足重也乞敕部議今後各邊有警從征官軍若能臨陣斬級回轡之際赴鎮巡官辨驗以俟具奏陞賞其中官軍貧苦當陞而願賞者鎮巡官厚與賞犒如敢依阿奏報事發之日凡關節所通俱坐欺罔又乞法司會議軍職犯罪一斷以

律成化年間事例不得引用該罷職為民者必俟本犯身死方許子孫承襲其先人非開國佐命之舊承襲之日革去一級于原衛所帶俸差操庶幾彼之慮後不敢褻上之名器矣其四曰臣聞民惟邦本故山附于地君附于民陛下視民如傷發政施仁凡天下旱乾水溢宜無不盡知者守令責在牧民民傷水旱彼亦宜有不忍者然臣竊見凶荒之處耆老告報府州縣必委官踏勘得實始為上申鎮巡官必委官踏勘得實始為請命

下該部必查例當行始為行文轉而下府州縣即所傷
分數以減征貸賑夫凶荒之民枵腹待哺如涸轍之鮒
望斗升水于旦夕猶恐不足而彼文移往復動經數月
豈其所堪哉故今之凶荒耆老既不以報府州縣復不
以申蓋明知其無益也委官踏勘多一次適滋一次騷
擾究之貸賑之乃其濟幾何此守令之宜不忍于民者
而亦有忍焉者也此天下之凶荒朝廷所以有不盡知
而莫之救也凶荒而莫之救襁負相屬道殣相望無賴

于此嘯召烏合必多盜賊業可生活者均被其害而有
司又催督租稅身受棒枷良民亦且流移行劫矣臣以
為九重軫念元元宜先事詔諭府州縣官倘遭水旱即
委公正官一員勘明分數具申鎮巡官若係半災即將
當年夏稅秋糧開除若係大侵即為設法處置令府州
縣將豫備倉糧放支賑濟事畢取具回報以憑奏聞蓋
救荒之道宜速宜不緩速則肉骨之恩人人皆偏緩即
排門散粥延街俵米而不及事漢謁者汲黯過河南以

民傷水旱持節發粟不顧矯制之罪今之鎮巡官行事于外非黠當時之比地方去京師遠擁以救荒亦不為專也或謂朝廷誠降是令凡遭水旱不賑則貸倉廩何所儲民將有妄稱凶荒者臣謂非也漢文帝自即位賜天下民租之半者再具後除之而不收者十餘年不遇凶荒尚爾沉于凶荒而可吝乎上之儲蓄固以為民也苟無妄費冗食奚患儲蓄之虧凶荒水旱有目共見有耳共聞其勞豈至于可欺哉其五曰自秦開阡陌天下

遂有蕪井之弊然止民間貧富強弱之相形耳今乃有甚焉者其皇莊乎先朝畿內空閒之地籍之公家佃民種而收其入其地廣狹有定界其入有定額非以病于民也近年看莊人役罔恤國體近莊田土小民衣食之資橫加侵占求益不已在莊旁者產去稅存征科之及負累賠辦富者以貧貧者日甚民間馬牛羊豕或誤逸莊地即無望復歸有以近莊之故塚墓被發屋廬被毀耕夫餉婦稍不退讓輒罹鞭笞含酸忍痛悶默無言按

巡之使過之而不敢問守牧之官即之而不敢直此非九重厚民之意也承平以來生齒日繁雖盡地力不足以給民食而莊地莊賦今廣于昔豈荒地果日闢哉不過掠之于無辜耳昔漢宣帝詔池陂未御幸者假與貧民流民還歸者假公田種食今縱不能以假貧民忍于民衣食租賦所出者而又奪之以致其貧乎畿甸咫尺尚不能無害民之地況于遠方陂湖園池為王府所有者私蓄聚歛之臣各操漁獵之具所在之民能無困乎

臣聞勲戚世族所得附京恩賜莊田家人亦多挾之以肆蠶食其他軍民之不逞者復以已業投獻權要恃為窟穴而他取償焉或投作陵戶以嫁糧差附京如此在外王府之所認納宜入倍之為害不貲不可不嚴為之所也伏乞陛下敕官往勘皇莊地面從實丈量若軍民告認舊業鄰證有可執結割而歸之其本莊之地坐某府州縣即就地起科佃民耕種止稱公田丈量已定造冊繳部歲將其入以備經費若遇水旱與民田一例開

除既不失本莊之賦亦不病近莊之民畿甸之內庶無
侵奪之害矣該部仍通行各省王府凡陂湖園池係王
府奏討者有司准此例歲為送納租賦免致王府差人
督取今後世族之家各飭管業家人毋致生事軍民舊
非陵戶不許冒報及以已業投獻敢復不悛事發其業
入官軍發邊衛民發口外受獻者奏聞處置如此兼并
之弊庶幾可去矣其六日臣職司馬之屬竊檢軍政條
例有以見我朝列聖之拳拳于軍政也我太祖皇帝底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九

定中原治不忘亂設為衛所養天下兵荒陬絕徼所在
充斥今經百三十年未嘗有大征伐以耗之也各處府
州縣今皆有清軍官而又有欽命之御史上下相並具
查出軍丁例行批解軍丁到衛例加存恤清軍官查出
數少者改滿行黜解人縱軍在家延住及在道賣放者
并坐衛所官旗侵剝所管軍丁致其逃者降級調衛立
法之密若此此外問刑衙門又有問發充軍之律清軍
御史又有招募為軍之榜日積月累宜各衛所尺籍歲

有增益矣今視祖宗時額數反損邊方腹裏一遇番替
僅數無餘何也臣知其故矣軍之新舊相承出入參差
不容齊一丁從衛所逃逸則冊從原籍查勾查勾不斷
于遞年而逃逸常虛于舊伍姦黠之徒或竄大戶而易
姓或贅婦家而避身或來調他衛而遂脫亡或因流他
方而遂變役軍固不易清也清軍官異境之人在任不
久豈能備知本軍充調來歷里書作輟動曰文冊無稽
敝紙千百之中展轉查閱幸得查出一二起解之際又

非親丁即解親丁亦不得其正妻同解所解去者乃其義男女婿及臨期掠賣之妾婢此類到衛具有不逃者乎衛所率去原籍數千百里逃而再勾率過數年勾而再解又復數年在逃三次于法應死輒稱原逃不獲或稱已死官司以人命至重往往不肯追究何怪乎軍伍之常虛也其據律問發者官為押送沿路防護涉烟瘴逼沙漠飢渴勞頓將已實邊而邊卒不可實不徒戍者之就死且累送者之無還其出榜招募者蓬萍無蒂孰

保收籍況今時非國初可比土著良民孰願為軍此例之行虛名而已此衛所之軍所以不免于缺乏也臣聞唐陸贄論鎮守之兵曰非物理所愜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論選置鎮守之兵曰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而總之以便于人情之一語今天下為軍者北人而南南人而北使其族姻永棄齋費不前僵仆于不可極之途而困迫于已至之域豈便于人情者哉是以軍戶被勾痛若剝膚軍丁被解哀同棄市原籍苟可匿跡遑恤其他

衛所苟可脫亡無虞厥後宜乎律示免死而人懷等死之心榜求報効而人鮮自効之念也然則陸贄便于人情之語其安為軍者之道乎今日安軍之道即贄所謂量其性習辨其土宜是以伏乞敕部計議轉行各處清軍御史督同清軍官員稽查伍冊凡缺伍失勾及勾而未到衛者造冊繳部將兩直隸十三省所屬府州縣區其衛所南北于南北又各度其遠近然後各計查出軍丁之數與之兌換使南解補南北解補北近及五百里

遠止二十里入伍之後舊伍不許再勾則風塵免其艱
難水土易于諳服逃者將自行首官居者將樂于就役
宣憂額數之不復乎至各處問發人犯定擬衛分雖非
應發極邊亦宜分其南北并令當家小房隨往斯不過
遠以累解役而本犯不敢逃逸行伍亦得其助若曰罪
戍不遠無以儆衆臣以為欲儆衆庶在于遇赦不輕原
不在違其土宜而窮之極遠也其已查出軍丁有不願
行者令其戶當二軍于本處或隣近衛所食糧差操餘

丁照例優免彼安土重遷宜多有之是亦足兵之法也
凡此六事其中亦有急于時者故終言之願陛下終聽
之焉 疏入帝後之

陳邊務疏

弘治十二年

王守仁

臣惟邇者皇上以彗星之變警戒修省又以邊疆告警
命將出師宵旰憂勤不遑寧處此誠聖主遇災能警臨
事而懼之盛心也當茲多故苟有一二之見敢隱忍不
以上聞耶臣愚以為今之大患在于為大臣者外託慎

重老成之名而內為固祿希寵之計為左右者內挾交
蟠蔽壅之資而外肆招權納賄之惡憂世者謂之迂狂
進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剛直之氣而養成怯懦因
循之風故其哀耗頽塌將至于不可支持而不自覺今
幸上天仁愛適有邊陲之患是憂慮警省之機也此在
陛下必宜有所以痛革弊源懲艾而振作之者矣新進
小臣何敢僭聞其事以干出位之誅至于軍情之利害
事機之得失苟有所見是固芻蕘之所可進卒伍之所

得言者也臣亦何為而不可言之有雖其所陳未必盡
合時論然私心竊以為必宜如此則又不可以苟避乖
刺而遂已于言也謹陳便宜八事以備採擇一曰蓄才
以備急二曰舍短以用長三曰簡師以省費四曰屯田
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數恩以激怒七曰捐小
以全大八曰嚴守以乘敵何謂蓄才以備急臣惟將者
三軍之所恃以勦得其人則克以勝非其人則敗以亡
其可以不豫蓄哉今者邊方小警曾未足以辱偏裨而

朝廷會議推舉固已倉惶失措不得已而思其次二
人之外曾無可以繼之者矣如是而求其克敵致勝其
將何恃而能乎夫以南宋之偏安猶賴宗澤岳飛韓世
忠劉錡之徒以為之將李綱之徒以為之相尚不能止
金人之衝突今以一統之大求其任事如數子者曾未
見有一人萬一敵人長驅而入不知陛下之臣孰可使
以禦之若之何其猶不寒心而早圖之也臣愚以為今
之武舉僅可以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足以收韜畧統

馭之才今公侯之家雖有教讀之設不過虛應故事而實無所裨益誠使公侯之子皆聚之一所擇文武兼濟之才如今之提學之職者一人以教育之習之以書史騎射授之以韜略謀猷又于武學生之內歲升其超異者使之相與磨礱砥礪日稽月攷別其才否比年而校試三年而選舉至于兵部自尚書以下其兩侍郎使之每歲更迭巡邊於科道部屬之內擇其通變特達者二三人以從因使之得以周知道里之遠近邊關之要害

敵情之虛實事勢之緩急無不深諳熟察於平日則一
旦有急所以選度而往蒞之者不慮無其人矣孟子有
云苟為不蓄終身不得臣願自今畜之也何謂舍短以
用長臣惟人之才能自非聖賢有所長必有所短有所
明必有所蔽而人之常情亦必有所懲于前而後有所
警于後吳起殺妻忍人也而稱名將陳平受金貪夫也
而為謀臣管仲被囚而建霸孟明三北而成功顧上之
所以駕馭而鼓動之者何如耳故曰用人之仁去其貪

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夫求人于倉卒艱
難之際而必欲拘于規矩繩墨之中臣知其必不克矣
臣嘗聞諸道路之言曩者邊闕將士以驍勇强悍稱者
多以過失罪名擯棄于閑散之地夫有過失罪名其任
平居無事誠不可使處于人上至于今日之多事則彼
之驍勇强悍亦誠有足用也且彼擯棄之久必且悔艾
前非以思奮勵今誠委以數千之衆使得立功自贖彼
又素熟于邊事加以積慣之餘其與不習地利志圖

保守者其功相遠矣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是所謂
使過也何謂簡師以省費臣聞之兵法曰日費千金然
後十萬之師舉夫古之善用兵者取用于國因糧于敵
猶且日費千金今以中國而禦敵非漕輓則無粟非征
輸則無財是固不可以言因糧于敵矣然則今日之師
可以輕出乎臣以公差在外甫歸旬日遙聞出師竊以
為不必然者何則北地多寒今炎暑漸熾敵性不耐我
得其時一也敵恃弓矢今大雨時行筋膠解弛二也敵

逐水草以為居射生畜以為食今已蜂屯兩月邊草殆盡野無所獵三也以臣料之官軍甫至敵迹遁矣夫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師旅既行然已無及惟簡師一事猶可以省虛費而得實用夫兵貴精不貴多今速詔諸將密于萬人之內取精健足用者三分之一而餘皆歸聲既揚矣令之密歸京師邊關固不可知也是萬人之威猶在也而其實又可以省無窮之費豈不為兩便哉況今京軍之出戰則退後功則爭先亦非邊將之

所喜彼之請兵徒以事之不濟則責有所分焉耳今誠
于邊塞之卒以其所以養京軍者而養之以其所以賞
京軍者而賞之旬日之間數萬之衆可立募于帳下矣
必自京而出之何謂屯田以給食臣惟兵以食為主無
食是無兵也邊關之輸水陸千里踣頓捐棄十而致一
故兵法謂遠輸則百姓貧貴賈則百姓財竭此之謂也
今之京軍既不堪戰陣又使無事坐食以益邊困是與
敵為謀也三邊之戍方以戰守不暇耕農誠使京軍分

屯其地給種授器待其秋成使之各食其力敵至則授
甲歸屯遙為聲勢以相掎角敵去仍復其業因以暇日
繕完敵所拆毀邊牆亭堡以遏衝突如此雖未能盡給
塞下之食亦可以少息輸餽矣此誠愛人俟時之道王
師出于萬全之長策也何謂行法以振威臣聞李光弼
之代子儀也張用濟斬于轅門狄青之至廣南也陳曙
戮于麾下是以皆能振疲散之卒而摧方強之敵今邊
臣之失機者往往以計倖脫朝喪師于東陸暮調守于

西鄙罰無所加兵因縱弛如此則是陛下不惟不宜之
罪而復為曲全之地也彼亦何憚而致其死力哉夫法
之不行自上犯之今總兵官之頭目動以一二百計彼
誠以武勇而收錄之也則亦何不可之有然而此輩非
勢家之子弟則毫門之夤緣皆以權力而強委之也彼
且需求刻剗騷擾道路仗勢以奪功無勞而冒賞懈戰
士之心興兵戎之怨為總兵者且復資其權力以相後
先其委之也其敢以不愛乎其肯以不庇乎

苟戾于法又敢斬之以徇乎是將軍之威固以因此輩而索然矣其有何以臨師服衆哉臣願陛下手敕提督等官發令之日即以先所喪師者斬于轅門以正軍法而所謂頭目之屬悉皆禁令發回毋使瀆擾侵冒以撓將權則士卒奮勵軍威振肅克敵制勝皆原于此不然雖有百萬之衆徒以虛國勞民而亦無所用之也何謂數恩以激怒臣聞殺敵者怒也今師方失利士氣消沮三邊之戍具亡死者非具父母子弟則其宗族親戚也

今誠撫其瘡痍問其疾苦恤其孤寡賑其空乏其死者
皆無怨尤則生者自宜感動然後簡其強壯宣以國恩
喻以敵讎明以天倫激以大義懸賞以鼓其勇暴惡以
深其怒痛心疾首日夜淬礪務與之俱歿父兄之讎以
報朝廷之德則我之兵勢日張士氣日奮而區區敵患
有不足平者矣何謂損小以全大臣聞之兵法曰將欲
取之必姑與之又曰佯北勿縱餌兵勿食皆損小全大
之謂也今敵勢方張我若按兵不動彼必出銳以挑戰

挑戰不已則必設詐以致師或捐棄牛馬而為逃或掩匿精悍以示弱或詐潰而埋伏或潛軍而請和是皆誘我以利也從而信之則墮其計矣然今邊關守帥人各有心敵情虛實事難猝辨當其挑誘之時畜而不應未免小有剽掠之虞一以為當救一以為可邀從之則必陷于危亡之地不從則又懼于坐視之誅此王師之所以奔逐疲勞損失威重而敵之所以得志也今若恣其操縱許以便宜具縱之也不以為坐視其操之也不以

為失機養威蓄銳惟欲責以大成而小小挫失皆置不問則我師常逸而兵威無損此誠勝敗存亡之機也何謂嚴守以乘敵臣聞古之養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蓋中國工于自守而敵人長于野戰今邊卒新破敵勢方劇若復與之交戰是投其所長而以勝與敵也為今之計惟宜嬰城固守遠斥堠以防奸勤間諜以謀敵熟訓練以用長嚴號令以肅情而又頻加犒享使皆畜力養銳譬之積水俟其盈滿充溢後乘怒急決之

則具勢并力驟至于排山漂石而未已昔李牧備邊日
以牛酒享士士皆樂為一戰而牧屢抑止之至其不可
禁遏而始奮威并出若不得已而後從之是以一戰而
被敵令我食既足我威既成我怒既深我師既逸我守
既堅我氣既銳則周悉萬全所謂不可勝者既在于我
矣由是我足則敵日以匱我盛則敵日以勞可怒則敵
日以曲我逸則敵日以勞我堅則敵日以虛我哀則敵
日以鈍索情較計必將疲敝奔逃然後用奇設伏悉師

振旅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迎邀夾功首尾橫擊是
乃以足當匱以盛敵衰以怒加曲以逸擊勞以堅破虛
以銳攻鈍所謂勝于萬全立于不敗之地而不失敗敵
之道也抑臣所陳非有奇特出人之見固皆兵家之常
談今之為將者之所共見也但今邊關將帥雖或知之
而不能行類皆視為常談漫不加省勢有所軼則委于
無可奈何事憚煩難則為因循苟且是以玩習廢弛一
至于此陛下不忽其微乞敕兵部將臣所奏熟議可否

轉行提督等官即為斟酌施行毋使視為虛文務欲責以實效庶于軍機有裨臣不勝為國惓惓之至 疏入授刑部主事

御選明臣奏議卷九